

## 《文选楼丛书未刻稿本》初考

——以稿本中的两种书目为中心

张鑫龙

**内容摘要:**傅斯年图书馆藏《文选楼丛书未刻稿本》十六册,未曾见学者讨论过。此稿本为阮元旧藏底稿,极有可能曾入况周颐之手,后辗转被耶稣会中华省获得,并最终入藏傅斯年图书馆。它包含《待刊书目》《待购书目》以及选录自前人笔记的经史考辨条目等几个部分,其中删改校对,皆是阮元亲笔,具有较重要的文献价值与学术价值,值得深入探讨。从《待刊书目》可知《文选楼丛书》原先有一个较为庞大的刊刻计划,后因遭遇变故而中辍,通过此目还可窥见阮元独特的文学史眼光及同现今文学史体系不同的诸多观念。两册《待购书目》不是同一时期所写,其成册当在道光二十五年之后,而且阮元罗列了不少女性著作和士人编纂的女性总集,这除了与当时女性文学繁荣的背景有关之外,与阮元自己对女性作家及女性著作的重视更有关系。

**关键词:**《文选楼丛书》 阮元 况周颐 文学史 女性文学

傅斯年图书馆藏《文选楼丛书未刻稿本》(以下简称“《稿本》”)一书,是阮元家旧藏底稿。笔者管见所及,清人仅有况周颐在其《香海棠馆词话》《餐樱庖词话》二书中提及此书,而当今学界,则仅有陈东辉在《日本的中文书店与汉学研究》一文中提及过此书之名,然依旧因未曾得见原书,而引为憾事,其文云:“美、英等国学者用英文撰写的论著,用德、英、法、日文撰写的阮元传记各1篇,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国史馆手抄本《阮元列传》1份和《阮元列传稿》4份,以及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善本书库所藏的《文选楼丛书未刻稿本》,均因客观条件所限而无缘亲睹。”<sup>①</sup>此后学界未见有提及,遑论详细探讨此《稿本》者。近来笔者得见洛杉矶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UCLA East Asian Library)所藏《稿本》影印本,现综合所见,向学

①陈东辉:《日本的中文书店与汉学研究》,《天一阁文丛》第4辑,宁波出版社,2006年,第219页。

界介绍此书,以期有助于阮元乃至清代学术之研究。

### 一、《文选楼丛书未刻稿本》基本情况

《稿本》原书现藏于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据“史语所数位典藏资料库整合系统”条目显示,此书共16册,为红格写本,索书号AFT125,属于馆藏善本。此书深锁馆内,借阅称难。然傅斯年图书馆曾在1999年7月23日依据《傅斯年图书馆珍藏图籍全本复制规定》,将全书影印为精装一册,交给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UCLA East Asian Library)公藏公用<sup>①</sup>。

《稿本》每半叶六行,每行二十个长方形格子。第一册封面题“待刊书目”,第五册封面题“待购书目”,第七册封面题“近事会元(校过一次)”。每册皆钤有“耶稣会中华省”篆文方印<sup>②</sup>。另外,第一册钤有“文选楼”“扬州阮氏琅嬛仙馆藏书印”“阮元伯元父印”等篆文方印;第五册上钤有“扬州阮伯元氏藏书处曰琅嬛仙馆 藏金石处曰积古斋 藏研处曰谱砚斋 著书处曰擘经室”“云台”等篆文方印;第六册钤有“云台”篆文方印;第七册、第十一册、第十五册钤有“阮元伯元父印”篆文方印。诸藏书印皆为阮元印鉴,可知是其家藏稿本。

《稿本》扉页前有跋文一则(见图1),兹移录全文如下:

《文选楼丛书未刻完稿本》 十六本

待刊书目 四本

待购书目 二本

近事会元 四本

颖川语小 四本

日损斋笔记 二本

辨经史、杂辨<sup>③</sup>

书中所载,概系经、纬、史学、杂学均有也。此书昔文达公选时,计

①洛杉矶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影印本扉页有此说明文件,其上有当时东亚图书馆代表蒋吴庆芬的签名。

②因每册皆有“耶稣会中华省”印记,故可据此分别出影印本中对应于原本的册数。

③按,如图所示,以上六行在原书中为竖排,排成上下两栏,每栏三行,如表格之状。其阅读顺序是先读完上栏三行,再读下栏三行。今转写成横排,遂依阅读顺序改为六行。另,此六行末之“辨经史、杂辨”较“日损斋笔记 二本”低一格,意为“辨经史、杂辨”是《日损斋笔记》二本中的内容。其中“经史”二字为双行小字并非排,盖承上“辨”字,指“辨经”“辨史”。

有五六十种。道光年已刻有卅二种,餘因兵燹散失,致志懈也。此书乃文达公之孙于乱笥中检出,计有八种十六本。其中删改校对,均文达公亲笔手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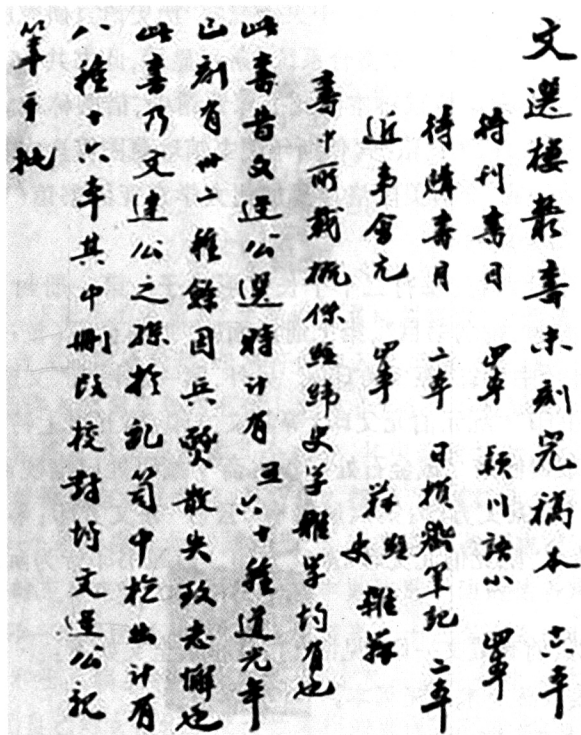


图 1

《稿本》分以上数种不同内容,其中《待刊书目》和《待购书目》以草书写成,极为潦草;而《近事会元》《颖川语小》《日损斋笔记》数种,乃选录前人经史考证类笔记条目,字体则略近楷书。前六本占总体量的百分之四十,后十本占百分之六十。另外,跋文中言“《待刊书目》四本”,仔细翻阅之下,只有第一册才是真正的《文选楼丛书》的“待刊书目”,第二册是杂乱凑泊而成的内容,第三、四册则是一些与《孝经》相关的目录。跋文作者因第一册正文封面题“待刊书目”,而第五册封面题“待购书目”,遂以为前四册都是《待刊书目》的内容,盖未细察原文。而所抄《近事会元》《颖川语小》《日损斋笔记》数种,不过是阮元阅读过程中签出命书手抄录的经史考证条目。以下就《稿本》之递藏及《稿本》中《待刊书目》《待购书目》两部分进行详细讨论。

## 二、况周颐与《稿本》关系探源

笔者搜检清末以来典籍,仅见况周颐在其词话著作中曾提及《稿本》一书。《香海棠馆词话》一书“女词综”条目下云:“《文选楼丛书未刻稿本·待

购书目》二册,有《女词综》,此书未之前闻。”<sup>①</sup>文中“此书未之前闻”一语,指况周颐不曾听闻过《女词综》一书。《餐樱庑词话》一书“《文选楼丛书》有词集二册”条目下云:“《文选楼丛书未刻稿本·待购书目》二册,有《宋四黄(山谷、叔易、稼翁、竹斋)词合集》《女词综》二书。今无传本。”<sup>②</sup>这两条内容基本相同。考《稿本·待购书目》,其中确有“宋四黄词集(黄山谷、叔易、稼翁、竹斋)”与“女词综(午梦堂集)”<sup>③</sup>两个条目(见图2),可见况周颐词话中所记属实,亦可知况周颐确实见过《稿本》原书,其间关系因缘究竟如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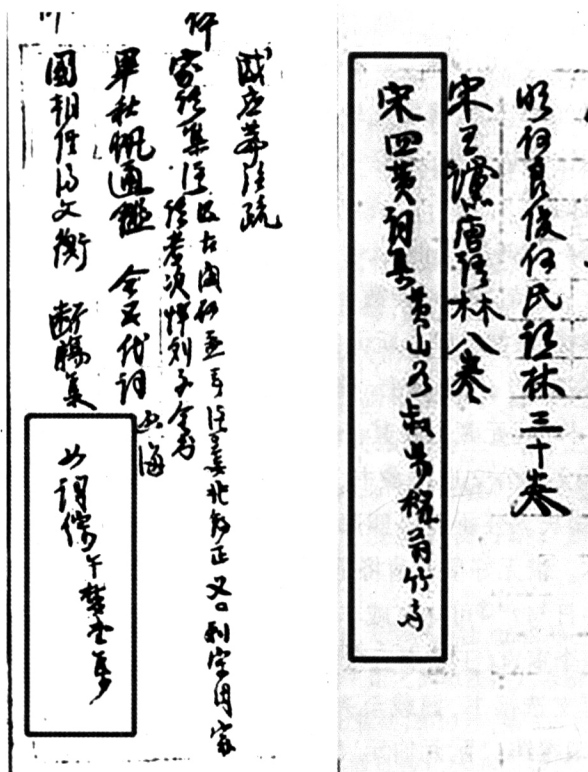


图2

①况周颐著,孙克强辑校:《况周颐词话五种(外一种)》,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4页。按,条目为此书编者所加,非况周颐原书所有。

②况周颐著,孙克强辑校:《况周颐词话五种(外一种)》,第192页。

③《稿本·待购书目》“女词综”条下有一行小字“午梦堂集”,其意当是指《女词综》一书存于《午梦堂集》之内。学界对《午梦堂集》一书研究较多,参见冀勤:《叶氏一家及其〈午梦堂集〉的流传》,《文献》1990年第3期,第253-261页;叶绍袁原编,冀勤辑校:《午梦堂集·前言》,中华书局,1998年。《午梦堂集》全书留存于世,其中并无《女词综》一书,不知此处属阮元误记,抑或有其他原因。



况周颐(1861-1926),广西临桂人,字夔笙,号阮庵、蕙风。工词,与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并称为“晚清四大词人”。除了著名词人的身份之外,况周颐还是一位有名的藏书家。他的藏书主要通过多方搜求所得,或辗转传抄,或索借他人,也有少量友人所赠图书。他平生极为服膺阮元,其“阮庵”之号即由此而来。他还刻有若干印章,其中有一款印文为“挈经室私淑弟子”,另有一款印文为“阮盦珍藏”,此印边款云:“夔笙道兄私淑文达,邃于金石之学,搜罗日富。近自万川属作小印,以所得宋刻坡翁真象残石拓文见贻。印成记此,以志欣赏。光绪壬寅三月,靖卿篆报于锦里之古情斋。”<sup>①</sup>而且况周颐还撰有《选巷丛谭》一书,其第一条下云:“昉《小沧浪》《定香亭笔谈》例,汇所见闻为丛谭,属文达轶事采摭较详,则私淑之志也。”<sup>②</sup>于此可窥况周颐对阮元钦仰热忱之一斑。如此,况周颐是有搜集阮元著述以及文选楼藏书的动机的。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云台、雷塘庵主,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主持文坛风会数十年,为当时著名学者。家中富有藏书,其藏书处曰文选楼、琅嬛仙馆。阮元家居扬州旧城文选巷,乃文选名家曹宪故里,因名曰“文选楼”,作为藏书、校书、刻书等活动的场所。可正如同大多数私人藏书家一样,阮元藏书在其身后也慢慢地散佚。陈康祺在《郎潜三笔》一书中云:“阮文达公文选楼藏书,道光癸卯先被回禄,后又遭粤匪之变,宋元旧版,尽付劫灰。公所进呈四库未收书,其原本亦已无存。是秘府所藏,多半海内孤本。惜无好事者请将是书移内阁翰林院,许入直者借抄,庶尚有流布尘寰之一日与?”<sup>③</sup>可知在咸丰年间太平天国之乱之时,文选楼藏书开始逐渐散佚。据李审言《王君奏云状》云:“奏云祖父好藏书,咸丰癸丑扬州破,黠者盗阮太傅文选楼书,捆载至兴化求售。奏云祖父能识良不,以贱值购之。书皆‘小琅嬛馆’‘阮元伯元’‘阮亨梅未’诸印记……第二子颇聪惠,流落扬州亡耗。于是奏云后人,贫冗不可问,其藏书益荡然矣。”<sup>④</sup>文中咸丰癸丑为咸丰三年(1853),而阮元卒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其死后四年藏书便

①洪德善:《〈蕙风宦遗印〉及其价值》,《河池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第109页。按,此文刊发时,“宦”字误为“宦”字,今正。

②况周颐:《选巷丛谭》卷一,《丛书集成续编》第24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第675页。

③陈康祺:《郎潜三笔》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第660页。

④李审言:《王君奏云状》,蒋瑞藻:《新古文辞类纂稿本》第8册卷三四,中华书局,1926年,第32a-33b页。

大量散佚。据云,王奏云之藏书后流落杨氏之手<sup>①</sup>。另,陈薇有文云:“杨舜华在清咸丰年间太平天国战争爆发时大量收购了著名经学家、藏书家阮元及其子平凉知府阮福藏书楼扬州‘文选楼’中藏书,丰富了自己的藏书。”<sup>②</sup>杨舜华名启葆,亦为兴化人,为王奏云同乡。由以上所述可窥文选楼藏书初散之迹。

到清末民初之际,杨家的藏书也开始流散四地。沈曾植在《海日楼题跋·明板墨子跋》一文中说:“此亦戊戌年广陵所购,书贾云文选楼书,剗处皆阮氏印记也。”<sup>③</sup>戊戌年即光绪二十四年(1898),此年沈曾植在扬州购得文选楼旧藏明板《墨子》,可见此时扬州书市上有文选楼旧藏本之售卖<sup>④</sup>,而此年前后,况周颐也正好客于扬州。据郑炜明《况周颐先生年谱》“光绪二十三年”条载:“是年,先生客扬州。”<sup>⑤</sup>此后数月,况周颐一直居住在扬州琼花观街。至光绪二十四年九月,“自琼花观街移居旧城小牛录巷,与文选楼临近”<sup>⑥</sup>。况周颐本就极为景仰阮元,此时又居住在阮元故居文选楼附近,必然时生渴仰之思。而况周颐又好多方搜罗旧籍,此时扬州书市上有书贾出售阮元旧藏之书,他必定会大肆搜罗。而且据《清稗类钞·鉴赏类》记载,在此期间,况周颐与书贾朝夕过从:“扬州书贾汤柏觚稍涉目录之学,乐与名士游,有都门厂肆大贾风。临桂况夔笙太守周颐客扬二年,与之晨夕过从,往往清谭移晷,不闻世俗之言。夔笙曰:‘斯人如蜀冈杨柳,红桥壁月矣。’”<sup>⑦</sup>

可见况周颐在扬州两年,确实是致力于搜罗文物古籍。如在扬州“曾得

① 韦明铤:《绿杨深巷 带一本书去扬州》,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1页。

② 陈薇:《兴化古代藏书、近代图书馆与兴化市图书馆之渊源浅探》,万群华、胡银仿:《图书馆创新服务与可持续发展》,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第308页。

③ 沈曾植:《海日楼题跋》卷一“明板墨子跋”条,《海日楼札丛 海日楼题跋》第3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40页。

④ 光绪二十四年扬州售卖之书,不一定是来自杨氏。毕竟文选楼藏书散佚,不可能全部流出到王奏云家并在奏云身后又全部归入杨舜华家,但仍有和咸丰三年一样,书贾将杨氏藏书捆载至扬州售卖的可能,故叙述如上。扬州为阮元家居之地,其家藏书散佚,扬州当地也应该多有流传。

⑤ 郑炜明:《况周颐先生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按,郑炜明在此条下考证云:“先生于《眉庐丛话》第二六二条云:‘余客扬州三年……’先生后于己巳(1899)三月离扬,故其云‘客扬州三年’,应自是年(引者注:指光绪二十三年)算起,盖取其首尾三年也。”

⑥ 郑炜明:《况周颐先生年谱》,第126页。

⑦ 徐珂:《清稗类钞·鉴赏类》“汤柏觚目录之学”条,中华书局,1986年,第4292页。

古砖‘镇江前军’‘镇江后军’‘镇江右军’‘扬州’‘高邮县’‘全椒县’‘步军司交烧造修天长塔’‘扬州’(断砖)‘大使府烧造’‘殿’等十件。另亦于此期间,得扬州太傅街阮元文选楼旧藏之汉画像石、北齐造像、北周造像共三种”<sup>①</sup>。除了搜辑这些古物之外,况周颐自然也搜辑了不少古籍。笔者猜测《稿本》一书,或许也是况周颐在旅居扬州期间所获,这样他才可能引及《稿本》中所记“宋四黄词集”“女词综”这两条。前引《稿本》卷首跋文,或亦是出自况周颐之手。况周颐存世墨迹无多,且存世之墨迹,其笔意亦各具形态,故无法将《稿本》卷首跋文与存世墨迹比对。然就况周颐存世墨迹而言,其字皆有略微向右上倾斜之态,此跋文亦如此,容或是况周颐手迹。至于《稿本》一书此后通过何种途径被耶稣会中华省获得,并最终进入傅斯年图书馆,则因目前未见相关史料,而难以详考。

### 三、《待刊书目》探析

#### (一)《待刊书目》中所见《文选楼丛书》原刊刻计划

《文选楼丛书》是清嘉庆、道光年间由阮家汇印的一套丛书,其中大半为阮元著作,其他为同时学者焦循、凌廷堪、钱大昕、汪中等人著作,也有日本学者山井鼎、物观《七经孟子考文并补遗》这样外国学人的著作。《文选楼丛书》的具体情形较为复杂,尤其是现存数种《文选楼丛书》子目不同,诸家目录著作中所著录的此书子目也多有不同。王志娟在《〈文选楼丛书〉成书述略》一文中,对《文选楼丛书》的得名、作者、总目、子目版本等问题有较为详细的探讨,让我们对《文选楼丛书》的出版过程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了解。她在文章中指出:“《文选楼丛书》的出版,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它的成书有一个过程。原因是怕阮氏藏板零散,由印书人提出,并以‘文选楼丛书’名义汇印。这个整理工作:包括阮亨的列目,撰写识语。而以‘文选楼丛书’名义刷印这些子目时,可能也有数次,不仅有道光二十二年的三十二子目版次,也有嘉、道年间二十六子目版次,还有三十四子目版次等,而三十二子目版次,各家藏本品种也有差异。由此推断,道光二十二年仅‘文选楼丛书’的其中一次有明确时间的汇印。丛书所定书目中,主要以旧版重印为主,但也有旧版已失、重新刻板再印的,至于是否有书板散佚,需重新征板开印的,暂时还未找到实证。”<sup>②</sup>王章涛也指出:“阮元辞世后,终因人力、财力的缘故,勉力完成了初期所定的三十二种,余则无能为力,只好中断,比原先筹划汇收

<sup>①</sup>郑炜明:《况周颐先生年谱》,第128-129页。

<sup>②</sup>王志娟:《〈文选楼丛书〉成书述略》,《扬州文化研究论丛》第7辑,广陵书社,2011年,第66页。

的书籍少多了。”<sup>①</sup>大体认为《文选楼丛书》主要是汇集诸处书版重新刷印。其中王章涛言阮家编刊《文选楼丛书》勉强完成三十二种，“余则无能为力，只好中断”，不知其所据为何。

而在《待刊书目》中，我们可以看到，《文选楼丛书》确实是有着较为庞大的刊刻计划的。现不避繁琐，将《待刊书目》内容移录如下：

唐八先生文集

元结次山(开韩之先声) 独孤及(韩之师)

萧颖士(与李华左右元次山，而居韩先) 李华

梁肃

韩愈 柳宗元

李观(韩同年，李华之子) 欧阳詹(韩同年)

唐八家四六【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李商隐、□<sup>②</sup>、黄滔、杜光庭】

唐卅家文粹【韩洎、裴庭裕、李峤、崔融、苏味道、薛稷、宋之问、富嘉謨、阎朝隐、□、皮日休、陆龟蒙、司空图、□、元稹、白居易、顾宪、罗隐、□、李雍、颜鲁公、□、刘禹锡、吕温、□、杜牧、□、徐彦伯、□、李百药】<sup>③</sup>

唐文苑英华【张说、陈子昂、苏颋、张九龄、陆贽、权德舆、李德裕、常袞、杨炎、张鷟】

韩门文粹【李汉、蒋系、樊宗懿皆韩婿，惟李汉婿而兼弟子。韩昶即其子，不识金根车者。孟郊、张籍皆韩友。李绹、崔群、王涯、冯宿、庾承宣皆韩同年，与李观、欧阳詹同出陆贽门下。独孤及、梁肃皆韩前辈先达。侯喜、李翱、皇甫湜皆韩门生。来无择、孙樵皆韩小门生。樊宗师亦韩友。贾岛、李贺皆韩诗伴。】

姚门文粹【管同异之、吴殿麟定、梅曾亮白言、姚莹石甫、吴德旋仲伦、吴山子、□、陈硕士用光、方东树植之、刘开孟涂、陈仰韩、□、李宗传海帆、毛岳生申甫、鲁宾之、□、鲁习之、□、陈秋麓、祁寓藻】<sup>④</sup>

国初八家古文钞【王猷定于一、侯方域朝宗、魏禧永叔、汪琬茗文、邵长蘅青门、姜宸英湛园、毛际可鹤舫、计东甫草、陈廷敬午亭、冯景山公】

①王章涛：《阮元年谱》，黄山书社，2003年，第975-976页。

②此处原书留有空白，依前后文知当为人名，唯不知是何人，今用“□”表示。文中仍有类似情况，不再逐一说明。

③此条原书共七处留有空白，亦可知为人名。加之所列二十三人名，正合“卅家”之数。

④此条原书有四处空白。

江浙八家文钞【储欣在陆、潘耒稼堂、李<sup>①</sup>穆堂、茅星来钝叟、沈廷芳椒园、袁枚子才、「沈德潜归愚」<sup>②</sup>、王芑孙惕夫、秦瀛小峴、张惠言皋文、李宗昉芝龄、刘鸿翱次白、恽子居敬、张桐岗、吕礼北】

龙眠八家文派【方苞灵皋、刘大槐海峰、姚鼐姬传、朱仕琇梅崖、鲁九皋山木、陈用光硕士、沈廷芳芥园、沈彤冠云】

国朝文章正宗【顾炎武亭林、黄宗羲黎洲、李容二曲、张尔岐蒿庵、姚文然弱侯、魏裔介贞庵、魏象枢庸斋、施闰章愚山、汤斌潜庵、范承谟觐公、汪琬茗文、侯方域朝宗、计东甫草、熊赐履素九、陈廷敬午亭、魏际瑞善伯、魏禧永叔、魏礼和公、朱泽沚止泉、于成龙北溟、叶映榴炳霞、李光地榕村、陆陇其稼书、朱彝尊竹垞、潘耒次耕、冯景山公、李良年秋锦、邵长蘅子湘、张伯行孝先、俞长城宁世、王心敬丰川、杨名时凝斋、朱轼可亭、姜宸英西溟、方苞望溪、蔡世远梁村、李绂穆堂、孙嘉淦锡公、储大文六雅、吴定殿麟、刘统勋延清、陈宏谋榕门、桑调元改甫、雷铉翠廷、陈黄中和叔、沈彤冠云、茅星来钝叟、沈德潜归愚、袁子才枚、刘大槐海峰、窦光鼐东皋、朱仕琇梅崖、朱珪石君、陆耀朗夫、韩梦周理堂、彭绍升尺木、姚鼐姬传、鲁仕骥山木、秦瀛小峴、汪缙爱庐、王芑孙惕甫、恽敬子居、黎世序湛侯、张惠言皋文、刘开孟涂、王杰伟人、松筠湘浦、杨芳诚村、陶澍云汀、卓秉恬海帆、李兆洛申耆、姚莹石甫、刘鸿翱次白、侯敦复念勤、毛岳生生甫、龚巩祚定庵、管同异之、吴其浚淪斋、贺长龄藕庚。

以上《皇朝经世文编》

毛际可会侯、程廷祚绵庄、方东树植之、梅曾亮白言、陈兆祺仰韩、姚景衡庚甫、王猷定于一、徐文驹丹崖、王昶兰泉、储欣同人、陈用光硕士。

以上《古文所见集》

沈廷芳芥园

以上《国朝廿四文钞》

鲁嗣光、鲁肇光、张远览。

以上《湖海文传》

李宗传海帆、吴德旋仲伦、吴山子、陈秋麓、祁寓藻淳甫、姚姜坞、鲁远怀、左叔固辅、王滨麓、吴蕙川、李宗昉芝龄、潘天成、稽永仁

以上四库别集】

①原书“李”字和“穆”字之间有空白，盖缺其名。

②原书用“「」”将沈德潜括起，表示删除沈德潜之名。

吴会缀英集/吴会英才续集【沈钦韩小宛，吴县人。杨铸子坚，丹徒人。严建子通，仁和人。周仪暉伯恬，武进人。江潮生饮泉，江都人。汪全泰大竹，仪征人。朱绶酉生，元和人。李福子仙，吴县人。屠秉修伯，钱唐人。阮常生小芸，仪征人。汪正鋆均之，桐城人。马怡孙小药，仁和人。王积顺若溪，钱唐人。汪远孙小米，钱唐人。魏谦升<sup>①</sup>人。浦承恩倩田，无锡人。毛岳生生甫，宝山人。陈逢衡穆堂，江都人。李穀介石，嘉兴人。张安保石樵，仪征人。桂青万鵩文，贵池人。吴德旋仲伦，宜兴人。沈西雍涛，嘉兴人。王嘉福二波，长洲人。程苓蘅衫，安庆人。江大镛守斋，歙人。宋翔凤于庭，长洲人。赵函艮甫，吴江人。吴翌凤枚庵，长洲人。曹懋坚艮甫，吴县人。张祥河元卿，□<sup>②</sup>人。盛大士子履，镇洋人。陈云伯文述，仁和人。桂超万丹盟，贵池人。刘宝楠楚桢，宝应人。蒋志宁淡怀，元和人。沈传桂闰生，长洲人。吴嘉淦清如，吴县人。戈载顺卿，吴县人。彭蕴章咏莪，长洲人。潘钟恕斋，昆山入。朱骏声丰芑，吴县人。

以上自抄《湖海补编》

杨芸士、梅楫之、车持谦、王西御、王勾生

刘孟瞻、吴熙载、朱震伯。

「刘繁荣(阮常生妻)」,「方曜(车持谦元配)、袁青(车继室)」

高簪(朱绶室)、「朱芳(管同妻)」<sup>③</sup>、陆韵梅(潘曾莹室)、金婉(戈载室)

严采(朱绶聘室)、汪纫兰(潘曾绶室)】

淮海英才集(《苏扬新咏》《会稽掇英》《众妙》《苏扬篋衍》《搜玉》《播芳》《玉山名胜集》《江湖小集》《湖海诗传》《吴会英才》《苏扬》《江湖后集》《淮海英灵》《江淮异人》《宛陵群英集》)

正始三集(《撝芳集》《国朝别裁集》、随园女弟子张允滋《吴中女士诗钞》、袁《松陵诗征》、江《东皋诗存》、《青浦诗传》《江苏诗征》《江西诗征》《群雅初、二集》《两浙輶轩录》《橐李诗系》、《湖州诗录》《续录》《补录》、《山右诗存》《娄东诗派》《淮海英灵正、续集》《明诗综》《山左诗钞》《熙朝雅颂集》、王西樵《燃脂集》、《妇人集》、蒋泾西《名媛绣针》、许

①此处原文留有四字空白,魏谦升字滋伯,浙江仁和人,故所缺当为“滋伯仁和”四字。

②此处原文留有二字空白,张祥河为江苏娄县人,故所缺当为“娄县”二字。

③此处“朱芳”与上一行“刘繁荣”“方曜、袁青”,原书皆用“「」”括起,表示删除。

山耀《雕华集》、王玉映《名媛诗纬》、《松江诗钞》《彤管新编》《遗编》、《名媛汇诗》《古今女史》《绿窗女史》《女镜》《胡本朝名媛诗钞》《诗观初、二、三、集》《皇清百名家诗初、二、三集》《诗华初、二集》、魏《蟪山诗钞》、彭《国朝诗选》)

鸿博集(毛奇龄《西河合集·制科杂录》、杭世骏《词科掌录余话》、李良年《鹤征录》、李富孙《鹤征后录》、阮元《己未制科摭录》、秦瀛《己未词科录》、全祖望《征士录》、周大枢《丙辰鸿爪录》、沈廷芳《同年录》、无名氏《汇征录》一卷)

孙之騄《考定竹书》、徐文靖《竹书统笈》

王《读书杂志·逸周书》、丁瑶泉《逸周书管笈》

卢文弨《逸周书》

郑环《竹书纪年》赵绍祖本、韩怡本

张宗泰本、洪颐煊本

陈诗本、北通州雷学淇本

明括苍何鏗七十六种《汉魏丛书》有《博物志》十卷(不在明新安程荣卅八种之内)

明新安吴琯《古今逸史》四十种有《博物志》十卷《续博物志》十卷

又五十五种内亦有《博物志》十卷《续》十

《秘书廿一种》有《博物志》十卷《续博物志》十卷

明钱塘胡文焕《百名家书》有《博》十卷《续》十卷,又胡文焕《格致丛书》亦有《博》十《续》十

明武林钟人杰、张遂辰同辑《唐宋丛书》(只有《续》十卷,而无前《博》十)

明会稽商浚《稗海》第一函第一种即《博》十,而无<sup>①</sup>隔四种亦有《续》十,在振鹭堂重编本郎廷极序行以前。

明董斯张《广博物志》五十卷(著录),明游潜《博物志补》二卷(存目)

《道藏》纪传类《穆天子传》五卷

《道藏》太元<sup>②</sup>类《山海经》十八卷

①原书先写有“而无”两字,后删除,补充此条后面的内容。

②避康熙帝“玄”讳,故作“元”。

### 《道藏》太清部《淮南子》

穆天子传(《列子》内有周穆王,□檀默斋、洪颐煊。江通《冲虚至德真经解》。张湛注《列子》。殷敬顺注《列子》。林希逸《口义》。道藏“本文类”伤字号至贞字号《冲虚至德真经》三卷。徽宗御注《义解》六卷。高守元《四解》廿卷。)(《稿本》第一册)

从《待刊书目》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以下三点:

第一,《文选楼丛书》的原定刊刻计划确实是比较庞大的。《待刊书目》中的这些书,大部分都是同阮元此前已辑编刊刻的《淮海英灵集》《两浙輶轩录》等书一样,属于汇纂类性质的总集,实施起来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还有《穆天子传》《竹书纪年》《博物志》《续博物志》《山海经》等一类志怪小说或历史书籍,版本众多,想来还需要进行校勘。对于汇录唐人的文章,可能相对简便一些;而本朝学人文章的汇录,则难度较大。而且如果这些书仍依照《淮海英灵集》等书的体例,每人皆附以作者小传的话,则更费搜采之功。从《待刊书目》中尚有作者缺其名或字即可看出,尚需多方搜集资料和信息,这必然也会增加工作量。

第二,《待刊书目》整体上还是很粗糙的,处于草稿阶段。比如《唐八先生文集》,却列有九人之名;《唐八家四六》,只列有七人之名,并留有一处空白待增补;《唐卅家文粹》列二十三人之名,并留有七处空白待增补;《国初八家古文钞》,却列有十人之名;《江浙八家文钞》列十五人之名,除去沈德潜,亦有十四人。另外多部总集之下人名时有重复,比如《姚门文粹》下有管同、刘开,《国朝文章正宗》也有;《江浙八家文钞》和《国朝文章正宗》皆有袁枚,《龙眠八家文派》和《国朝文章正宗》皆有朱仕琇等。

第三,《待刊书目》中多有眉批(上引文中未将眉批一并录示),应如前揭跋文所言:“删改校对,均文达公亲笔手批。”眉批多是对正文目录中的补充或修正,可见《书目》虽属草稿性质,阮元也曾进行过浅层次的加工和审定。如《韩门文粹》条有眉批:“沈亚之、刘蜕。”按,沈亚之,字下贤,曾游韩愈门下<sup>①</sup>。刘蜕,字复愚,号文泉子,散文创作亦出于韩愈<sup>②</sup>。可知是要在《韩门文

①《唐才子传》卷六“沈亚之”条云:“尝游韩吏部门。杜牧、李商隐俱有拟沈下贤诗,盖甚为当时名辈器重云。”(辛文房撰,周绍良笺证:《唐才子传笺证》中册,中华书局,2010年,第1432页)

②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云:“蜕倡古文,排佛释,源于韩愈。”(《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724页)学者亦多有论及此者,兹不具引。



粹》中增选此二人之文。又如《姚门文粹》条有眉批：“刘鸿翱、姚姜坞。刘海峰有弟子三人，为朱子颖、吴汇川、方羲[晞]原。”亦是增补数人之文入《姚门文粹》之意。再如《江浙八家文钞》列有十五人之名，而有眉批“茅星来、计东甫、冯山公、张皋文、秦小岍、王悌甫、李宗昉、恽子居”八人，则是修改原文，确定最后人选；《正始三集》有眉批“正始集拾遗”，则是修改原定书名之意。

另外，在《淮海英才集》和《正始三集》之下的小注中，我们可以看到《淮海英灵集》及《续集》的身影，这只是把《淮海英灵集》及《续集》二书作为辑刻书目参考书籍的一种。对其原因也许可以做一个猜测：《淮海英灵集》很早编成，嘉庆三年（1798）即已刊刻行世，而且男性、女性作者皆收录。到道光后期，计划编纂刊刻《文选楼丛书》时，也许一开始并没有打算把《淮海英灵集》收进去，而是打算辑刻《淮海英才集》一书，只收男性作者；而另外辑刻《正始三集》一书，只收女性作者，并把二书刻进《文选楼丛书》。但是最后各书辑纂计划因为遭遇变故，无以为继，遂只好将《淮海英灵集》收入《文选楼丛书》之中。

## （二）《待刊书目》所见阮元文学史观

虽然如前所述，从《待刊书目》本身来看，它整体上还是很粗糙的，处于草稿阶段，但仍然可从中窥见阮元的独特文学史眼光以及与现代文学史体系不同的诸多观念，以及他对于桐城派古文看法的转变。

### 1. 明确提出元结“开韩之先声”

在《唐八先生文集》下，阮元列了九人：“元结次山（开韩之先声）、独孤及（韩之师）、萧颖士（与李华左右元次山，而居韩先）、李华、梁肃、韩愈、柳宗元、李观（韩同年，李华之子）、欧阳詹（韩同年）。”列九人的原因前已有述，因其为草稿之本，尚未最终确定八人为谁。萧颖士名下所夹小注“与李华左右元次山，而居韩先”当是出自《四库全书总目》。《总目》卷一五〇《毘陵集提要》云：“考唐自贞观以后，文士皆沿六朝之体，经开元、天宝，诗格大变，而文格犹袭旧规。元结与及（笔者注：独孤及）始奋起湔除。萧颖士、李华左右之。其后韩、柳继起，唐之古文，遂蔚然极盛。”<sup>①</sup>

除此之外，其中尤可注意者，是阮元明确提出元结“开韩之先声”。此前论者，如欧阳修《唐元次山铭》云：“唐自太宗致治之盛，几乎三代之隆，而惟文章独不能革五国之弊。既久而后，韩、柳之徒出，盖习俗难变，而文章变体又难也。次山当开元、天宝时，独作古文，其笔力雄健，意气超拔，不减韩之徒也，可谓特立之士哉。”<sup>②</sup>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其辞义幽约，譬古钟

<sup>①</sup>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〇，中华书局，1965年，第1285页。

<sup>②</sup>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一四一《唐元次山铭》，中华书局，2001年，第2261-2262页。

磬,不谐于俚耳,而可寻玩。在当时,名出萧(颖士)、李(华)下。至韩愈称数唐之文人,独及结云。”<sup>①</sup>至清人章学诚《元次山集书后》云:“至其涉世之文,高古淳朴,唐贤鲜有能及之者。使以次山之才之学,生后四五十年,得与昌黎韩氏同时酬唱讲摩讨论,则相如、扬雄并时生矣。人谓六朝绮靡,昌黎始回八代之衰,不知五十年前,早有河南元氏为古学于举世不为之日也。呜呼,元亦豪杰也哉。”<sup>②</sup>至此,才开始有将元结看作古文运动先驱之意。今世多种文学史著作,亦大抵引及此数条,并发挥引论之,将元结看作韩柳古文运动先驱。而从《待刊书目》此条可以看到,其实在章学诚之后不久,阮元就明确地提出元结“开韩之先声”的主张。阮元与章学诚同时而略晚,两人亦有交集,如嘉庆元年(1796)章学诚就曾写信给阮元,为阮元提供浙江私家藏书情况以助其搜访遗文。其《与阮学使论求遗书》云:“惟浙中自元明以来,藏书之家不乏,盖元明两史,其初稿皆辑成于甬东人氏。故浙东史学,历有渊源。而乙部储藏,亦甲他处,近俱散失尽矣。三十年前,京师鬻旧书者,多从浙江旧家收贩,近十许年,不复顾也。闻海外番舶,如日本、琉球,颇用重价购书,江浙之间,有司不甚稽察,此恐所关非细,或与大吏言之,凡诸海口商舶,毋许私贩书籍,则所全者,不特为征文文献已尔。”<sup>③</sup>而阮元在《擘经室续集》卷二《集传录存·任大椿传》之下,亦曾引及章学诚《文史通义》一书<sup>④</sup>。而且章学诚编撰《史籍考》,阮元亦有鼓动促进之力<sup>⑤</sup>。可见阮、章二人在学术上亦多有往来。而阮元“开韩之先声”一说是否是在章学诚“不知五十年前,早有河南元氏为古学于举世不为之日”之启发下提出的,则无法证明这一点。纵使受其影响,然第一个旗帜鲜明提出这个主张,眼光独到,亦当在文学史上占得一席。

## 2. “八家四六”选及五代杜光庭,且不选盛唐、中唐作者之原因分析

在《唐八家四六》下,阮元列有七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李商隐、黄滔、杜光庭),并在李商隐名后留有空白待增补,作为确定的第八个人选。时间跨度从初唐四杰到五代的杜光庭,囊括有唐一代。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从明确列出的七人之中,没有盛唐、中唐的作者入选。预留之人,排在李商隐之后,自然是李商隐同时或稍后之人,则亦是晚唐及以后,所以可

①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55页。

②章学诚:《元次山集书后》,《章氏遗书》卷十三,民国十一年(1922)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第15b-16a页。

③章学诚:《与阮学使论求遗书》,《章氏遗书》卷二九,第59b-60a页。

④阮元撰,沈莹莹点校:《擘经室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00页。

⑤王章涛:《阮元年谱》,第115-116页。

以说整个“唐八家四六”的作者中,都没有盛唐、中唐作者入选,对其原因,也许可以做一个推测。

阮元极为崇尚骈文,尤其对晚唐骈文更是推崇备至。他在《揅经室四集》卷二《四六丛话序》中说:“义山、飞卿,以繁缛相高;柯古、昭谏,以新博领异。骈俪之文,斯称极致。”<sup>①</sup>而他在《文言说》《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与友人论古文书》《四六丛话序》《文韵说》等文章内,则集中阐述了自己关于骈文的观点。如在《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一文中说:

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故昭明《文选序》后三段特明其不选之故,必沈思翰藻,始名之为“文”,始以入选也……自齐、梁以后,溺于声律,彦和《雕龙》,渐开四六之体,至唐而四六更卑。然文体不可谓之不卑,而文统不得谓之不正。自唐、宋韩、苏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为八代之衰而矫之,于是昭明所不选者,反皆为诸家所取……经、子、史多奇而少偶,故唐、宋八家不尚偶。《文选》多偶而少奇,故昭明不尚奇……然四书文之体,皆以比偶成文,不比不行,是明人终日在偶中而不自觉也。且洪武、永乐时,四书文甚短,两比四句即宋四六之流派。弘治、正德以后,气机始畅,篇幅始长,笔近八家,便于摹取,是以茅坤等知其后而昧于前也。是四书排偶之文,真乃上接唐、宋四六为一脉,为文之正统也。<sup>②</sup>

可见在阮元看来,骈文除了要符合“沈思翰藻”之外,更要符合“比偶成文”的要求,必须究声韵、重辞采。初唐之时,虽在文风上一变六朝绮靡之态,然其骈文技巧依旧承袭前朝,“句式整齐而不呆板,偶对工致而不留斧凿痕迹……进入盛唐,骈文创作逐渐自立面目。‘燕许大手笔’开以散入骈之先河,以散行之气,运偶俪之辞……唐代骈文散化之倾向,从此开始……中唐是骈文脱胎换骨的演变时期……对传统骈文体裁进行大胆改革,使之成为流利畅达的新型骈体……(晚唐)句式整齐,偶对精工,使事精博,色泽浓艳,表现出对形式美的着力追求”<sup>③</sup>。也许因为盛唐、中唐的骈文有散化倾向,不符合阮元的要求,所以《唐八家四六》中才未选盛唐、中唐作者。

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唐八家四六》中最后一个选的是五代的杜光庭。杜光庭(853-933),字宾圣(一作圣宾),晚自号东瀛子、广成先生,唐末

①阮元撰,沈莹莹点校:《揅经室集》,第742页。

②阮元撰,沈莹莹点校:《揅经室集》,第624-625页。

③卞孝萱:《〈唐宋骈文史〉序》,《卞孝萱文集》第七卷,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234-235页。

五代著名道士,撰有《道德真经广圣义》《道门科范大全集》《了证歌》《录异记》《广成集》等。杜光庭作为“道门领袖”,“在精通道教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对《道德经》作了极为详尽的注释,上承唐代道教注重心性论、重玄学之遗风,建构了博大精深的道教哲学理论体系”<sup>①</sup>。阮元在《唐八家四六》中选录杜光庭,既然集名“四六”,则显然不是因为杜光庭的道教宗师身份,而是因为他所作骈文。而杜光庭传世之骈文,只有他所作而存于《广成集》中的青词。

青词,又称“绿章”,是道教斋醮之时上奏天庭或征招神将时的祈祷词,一般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所以称作青词。杜光庭作有二百多篇斋醮词,存于《广成集》中,是大规模创作青词的第一人,对后世青词结构的定型产生了关键性影响<sup>②</sup>。青词基本都是极为工整的骈文,虽然清廷一直贬抑道教,官方无斋醮之仪,青词凋敝极甚。乾隆修《四库全书》时曾有旨谕:“青词一体,乃道流祈祷之章,非斯文正轨……盖青词迹涉异端,不特周、程、张、朱诸儒所不肯为,即韩、柳、欧、苏诸大家,亦正集所未见。”<sup>③</sup>但杜光庭的青词尤为辞采华茂,用典妥切,句式灵动,声律和谐,故而《四库全书总目》对《广成集》评价颇高,《总目》卷一五一《广成集》提要云:“光庭骈偶之文,词颇赡丽。”<sup>④</sup>更何况杜光庭在写作上,摆脱了此前青词表愿祈福的千篇一律的单调枯燥的词句,“扩充青词篇幅,将历史背景、心理描写及景物刻画等,都融入了青词作品之中,使青词具备丰富的内容”<sup>⑤</sup>。故杜光庭的青词,不能和一般的青词等量齐观。

但因为杜光庭是唐代道教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宋元道教新发展的开拓者,所以一般都是研究他在宗教领域的贡献和成就,而在今世文学史著作中几乎看不到他的身影。即便是今人所撰骈文史著作,如姜书阁《骈文史论》<sup>⑥</sup>、于景祥《唐宋骈文史》<sup>⑦</sup>、刘麟生《中国骈文史》<sup>⑧</sup>等著作中,亦不见片

①孙亦平:《杜光庭评传·导言》,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②成娟阳、刘湘兰:《论杜光庭的斋醮词》,《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第4期,第148页。

③刘歧:《学易集》前附乾隆四十年上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33页。

④永瑢:《四库全书总目》,第1305页。

⑤周西波:《论杜光庭青词作品之文学价值》,《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2002年第1期,第149页。

⑥姜书阁:《骈文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⑦于景祥:《唐宋骈文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⑧刘麟生:《中国骈文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

言论及杜光庭,唯见偶有单篇论文述及杜光庭青词之文学价值。可见今人对杜光庭的文学造诣以及他在文学史上地位还认识不足。而远在道光年间,阮元就将道教宗师杜光庭与初唐四杰、李商隐等公认的骈文大家并选为一集。阮元如此处理,可见极为重视和认可杜光庭的骈文。即便将杜光庭与四杰、李商隐等人并列,杜光庭也不遑多让,这对我们重新评估杜光庭的骈文,以及重新论定杜光庭在骈文史乃至文学史上的地位,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and 启发作用。

### 3. 阮元与桐城派“骈散之争”

乾嘉之际,汉学、宋学之争,是学术领域的一次重大的、影响深远的争辨,因汉宋之争导致的骈散之争,亦同样炽烈。阮元极好骈文,而且推尊骈文,与当时桐城派古文争正统地位,这主要与他幼年即学《文选》有关,他在《扬州隋文选楼记》中说:“元幼时,即为《文选》学,既而为《经籍纂诂》二百十二卷,犹此志也。”<sup>①</sup>上文所引《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一文尤其可见其志,他对昭明太子“义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之说极为心会。

阮元作为正统的汉学家,因受《周易·文言》之启发,而提出著名的“文笔论”,为骈文在文学领域内争取正统地位,强调骈、散之别。而且创建诂经精舍、学海堂,其中学堂的课试,骈文属于重要的一部分。阮元《学海堂集序》云:“多士或习经传,寻疏义于宋齐;或解文字,考故训于《仓》《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传;或讨史志,求深宁之家法。或且规矩汉晋,熟精萧《选》;师法唐宋,各得诗笔。”<sup>②</sup>明确提出“熟精萧《选》”的要求。梅启照《诂经精舍四集序》亦言:“其程试之法,以经训为先,而诗歌骈俪之文同时并课。”<sup>③</sup>可见骈文是极为重要的,几乎到了和经训等同的地步。这些举动,极大促进了骈文繁荣发展,推动清代骈文的复兴。他“从语言形式这一角度鼓吹宣唱,刻意拉开骈文与古文的距离。处于汉学衰退与古文复苏状况下的阮元,其骈文主张的时代意义在于:由前期‘尊体’运动业已取得生存空间的业绩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到争夺文章正宗地位,从而为骈文创作的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汉宋之争所导致的骈散之争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sup>④</sup>。桐城派一些古文家因此出现了汲骈入散的趋势,如“刘开、梅曾亮、管同皆工于骈文写作,方东树曾入阮元幕府,兼课学海堂。刘开著有《孟涂骈

①阮元撰,沈莹莹点校:《擘经室集》,第424页。

②阮元撰,沈莹莹点校:《擘经室集》,第1078页。

③梅启照:《诂经精舍四集序》,俞樾编《诂经精舍四集》卷首,转引自宋巧燕:《诂经精舍与学海堂两书院的文学教育研究》,齐鲁书社,2012年,第70页。

④陈志扬:《阮元骈文观嬗变及历史意义》,《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第98页。

体文》2卷,在《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中说道:‘骈之于散,并派而争流,殊途而合辙。’认为骈文和古文同出一源,二者密不可分……方东树虽一直推崇桐城古文,反对汉学,但阮元的骈文思想对他确有很大的影响,后期主张汲骈入散,认为‘伧偶之文,运意遣辞,与古文不异’,肯定骈散‘波澜之莫二,妙谛之无上’,反对后人将两者‘判若淄澠,辨同泾渭’”<sup>①</sup>。

当然,影响都是互相的,阮元自己也在交锋中反思,逐渐从独尊汉学,过渡到汉宋合流的状态。如郑福照在《方仪卫先生东树年谱》中云:“阮文达公初与先生论学不合,晚年乃致书称先生‘经术文章,信今传后’。又极赞所撰《三年丧辨》,谓其解‘中月而禫’,真解创获,实前人所未及。其言未出,世莫能知;其言既出,世莫能废。有功名教,为宇宙必不可少之言。”<sup>②</sup>可见阮元晚年对方氏之说亦产生认同之感。正如钟玉发所指出:“乾嘉考据学者……未流流于形式、远离现实,因此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的阮元等人调和汉宋之争,力图‘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并试图以此兼综这两种学术的各自优点和扬弃其空疏与‘华而非朴’的缺点,并因此对晚清学术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sup>③</sup>

而我们从《待刊书目》中可以看到,阮元晚年已经有了汇辑刊印《姚门文粹》《龙眠八家文派》的计划,而里面所选的作家都是桐城派学者。这标志着晚年之时,阮元心中已经完全泯灭了骈散之争的念头。这也许是学术发展的必然,当然也与交锋过程中双方互相影响有关。桐城派作家面对骈文创作的鼎盛,感到了极大的压力,出现了汲散入骈的趋势。刘开《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调和骈散对峙局面的用意极为明显。刘开与阮元虽所持文论观点有异,然两人过从较密,互相影响必然是存在的。而且刘开还有“是则文有骈散,如树之有枝干,草之有花萼,初无彼此之别;所可言者,一以理为宗,一以辞为主耳。夫理未尝不藉乎辞;辞亦未尝能外乎理;而偏胜之弊,遂至两歧”<sup>④</sup>这样的融通之见,论及骈散各有优长,两者同源而异流。我们只好这样认为,随着年岁推移,而且在与“对手”交锋的过程中,阮元也逐渐认识到骈散各有其用,大可不必尊其一而抑其一,于是才有了晚年的转变,遂萌生刊印《姚门文粹》《龙眠八家文派》这样的桐城派作家文章的想法。

①宋巧燕:《阮元〈文笔论〉在清代书院中的流播与遗响》,《湖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第101页。

②郑福照:《清方仪卫先生东树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35页。

③钟玉发:《阮元调和汉宋学思想析论》,《清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23页。

④刘开:《刘孟涂集·骈体文》卷二《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续修四库全书》第15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26页。

#### 四、《待购书目》探析

《稿本》第五、六共两册是《待购书目》，第五册有 190 余条目，第六册有 320 余条目。条目杂乱无章，主要是经史类典籍，但还有《疗妬羹》《春波影》《芝龛记》和《杭连初印鲍聊斋志异》《杭连初印活字板红楼梦》这样的传奇或小说条目等。以下分几个方面探讨一下这个书目：

##### （一）两册书目似不是同一时期所写

首先，两册书目中，有部分书是重复的，兹用表 1 展示如下。其中表格内文字，皆是各自册中的条目原文：

表 1

| 第五册               | 第六册         |
|-------------------|-------------|
| 又章抚功《汉世说》十四卷      | 章《汉世说》      |
| 又王晔《今世说》八卷        | 王《今世说》      |
| 明李绍文《明世说新语》八卷     | 李《明世说新语》八卷  |
| 唐李焘《续世说》十卷        | 李《续世说》（纪本）  |
| 张炎《山中白云词》八卷       | 张炎《山中白云词》   |
| 李焘《续资治长编》五百廿卷（北宋） |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
| 胡炳文《纯正蒙求》二卷       | 胡炳文《纯正蒙求》   |
| 陈士元《名疑》四卷         | 名疑          |
| 余寅《同姓名录》十二卷《补录》一卷 | 同姓名录        |

其次，在第六册之中，前面几叶之内写成了上下两栏的形式，其中上栏字体为正楷，而下栏则是行草书，而且第六册之内也有条目重复，如上栏有“周亮工《同书》四卷”，下栏有“周《同书》”<sup>①</sup>；上栏有“《名疑》”，下栏有“陈士元《名疑》”，可见第六册上下栏也是先后写成，下栏当是后来增补的。

最后，如果依照后面数册《近事会元》《颍川语小》及《日损斋笔记》钤印之例，属于同一书的内容而有多册者，只在首册之首叶钤印。而《待购书目》的两册首页都钤有“云台”印，亦可见它们不是同一时期所写而分为两册内容的。

##### （二）《待购书目》的成册时间及撰作原因推论

《待购书目》只有书名及其卷数，没有任何落款时间等相关信息，所以只能通过所登载的书籍来推断此书目成册的时间上限。

在《待购书目》中，有两个条目里的书，成书时间是比较晚且相近，但有些疑团，需要进行考索。其中一个条目是“六种《事类赋》”，另一个是“丁俭

<sup>①</sup>此条“周”字承下栏其右一条“周亮工《书影》”，可知“周”为周亮工。

卿《重订郑曹陶陆年谱》”(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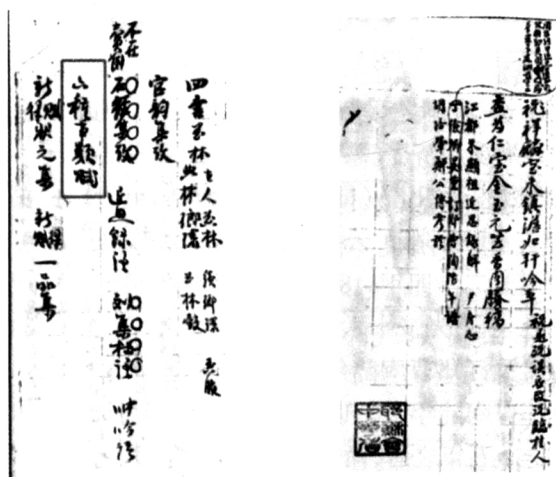


图3

先看“六种《事类赋》”。《事类赋》一书,宋代吴淑所撰并自注,是以赋的形式写成的一本类书,声名极大,流传甚广。到明、清二代,出现了多种赓续之作,分别有明华希闵《广事类赋》,清吴世旂《广广事类赋》、清王凤喈《续广事类赋》、清张均《事类赋补遗》、清林意诚《事类统编》及清黄葆真《增补事类统编》诸书。

其中,林意诚《事类统编》初刻于道光二十年(1840),《增补事类统编》初刻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sup>①</sup>。因为《待购书目》中仅说“六种”,未有明指,有下面三种可能存在:

(1)如果是仅指六种赓续之作,则《待购书目》成册自应在道光二十六年之后;

(2)如果《待购书目》成册之时,《增补事类统编》尚未问世,而“六种”包括吴淑《事类赋》一书的话,那《待购书目》成册则在道光二十年之后。

(3)还有一个情况是,《增补事类统编》成书后,《事类统编》逐渐式微而不闻,所谓“六种”也有可能是包括《事类赋》而不包括《事类统编》。若如此,《待购书目》成册亦是在《增补事类统编》之后,即道光二十六年之后。

因为不知“六种”究系所指为何,仅能作出上述判断,以道光二十年或道光二十六年为参考节点。

再看“丁俭卿《重订郑曹陶陆年谱》”。此条有眉批云:“周保绪曰:退元遗山,数考据。郑君闭权门,感群盗○子建、渊明、宣公。”丁俭卿即丁晏,周

<sup>①</sup>张金铄、韩婷:《〈事类赋〉与〈增补事类统编〉所见宋清博物观之演变》,《东北农业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第64页。



保绪为周济。“郑曹陶陆”指郑玄、曹植、陶渊明和陆贽。周济撰有《丁俭卿重订郑曹陶陆年谱序》，其文云：“俭卿为陈思王、陶征士、陆宣公、元遗山四人年谱，余既为序矣。俭卿检乡<sup>①</sup>所辑《郑君年谱》以冠焉，而退遗山……郑君闭权门，感群盗……俭卿勉乎哉！余与俭卿共勉乎哉！道光十七年岁在丁酉四月二十六日荆溪周济序。”<sup>②</sup>可见眉批之文即来自此序。此序作于道光十七年（1837），然《颐志斋四谱》（即《重订郑曹陶陆年谱》）一书刊刻却要晚数年。《颐志斋四谱》一书有牌记，云：“道光癸卯/孟冬刊板”。可知此书刊刻于道光癸卯年冬，即道光二十四年（1844）冬天，可知《待购书目》成于此年之后。

结合以上所论，因道光二十六年一说属于不确定之论，故《待购书目》成册之时间，可以将《重订郑曹陶陆年谱》的刊刻时间道光二十四年作为参考节点，而且《重订郑曹陶陆年谱》刊于道光二十四年冬天，故《待购书目》成册最早也应是道光二十五年之后，而道光二十九年阮元逝世，《待购书目》成册即在此数年之间。

另外，据《雷塘庵主弟子记》道光二十三年（1843）条载：“三月初三日，公携子福赴道桥扫墓。是夜，福寿庭毁于火。（公诗注云：‘御赉皆得护出，书物皆烬，幸而在乡，否则老夫跛卧，将困攸郁矣。’）”<sup>③</sup>道光二十三年，阮家大火，书籍焚毁殆尽。也许是为了充实家中的藏书，阮元才制定了这个《待购书目》。

（三）条目中颇有从《四库全书总目》转录而来者，亦多有书贾经营目录

仔细考察之下，《待购书目》中的内容，有很多条目是转录自《四库全书总目》。因为第六册的条目，书名下大部分不标卷数，只有书名，故只能以第五册为例来考察，如表 2 所示：

表 2

| 第五册                   | 《四库总目》中相关文字                                                           |
|-----------------------|-----------------------------------------------------------------------|
| 又邹统鲁《明逸编》十卷（一名《明世说补》） | 《总目》卷一四三子部小说家类存目同书提要云：“是编搜访有明一朝逸事，以《世说新语》原目分录，本名《明世说补》。” <sup>④</sup> |
| 任广《书叙指南》廿卷（经传成语）      | 《总目》卷一三五子部类书类同书提要云：“其书皆采录经传成语，以备尺牋之用，故以书叙为名。” <sup>⑤</sup>            |

①按，原书即作“乡”字，同“向”。  
②周济：《颐志斋四谱序》，《颐志斋丛书》第 18 册，同治元年（1862）刻本，第 1 叶。按：《常州先哲遗书后编》收有周济《止庵遗集》一书，其中亦有此谱序，然无序末落款时间。  
③张鉴等撰，黄爱平点校：《阮元年谱·雷塘庵主弟子记》，中华书局，1995 年，第 209 页。  
④永瑢：《四库全书总目》，第 1225 页。  
⑤永瑢：《四库全书总目》，第 1146 页。

| 第五册                  | 《四库总目》中相关文字                                                            |
|----------------------|------------------------------------------------------------------------|
| 万斯同《儒林宗派》十六卷         | 《总目》卷五八史部传记类同书提要云：“世所传本仅十二卷，此本出自历城周氏，较多四卷，盖其末年完备之定本云。” <sup>①</sup>    |
| 周池《骈语类鉴》四卷（事类赋）      | 《总目》卷一三九子部类书类存目同书提要云：“是书兼仿李翰《蒙求》、吴淑《事类赋》之体，以故事可资法戒者编为俚偶。” <sup>②</sup> |
| 屠粹忠《三才藻异》卅三卷（可备题咏）   | 《总目》卷一三九子部类书类存目同书提要云：“是编取故实可备题咏者，分类标题，其目盈万，各括以四言二韵。” <sup>③</sup>      |
| 徐子光《标题补注蒙求》三卷（又一本二卷） | 《总目》卷一三七子部类书类存目同书提要云：“今所行者凡两二本，一本二卷，乃子光之原注，已著于录。” <sup>④</sup>         |

以上是基本可以确定来自《四库全书总目》的若干条目，著录书、存目书皆有。其他很多条目，因为只有书名、卷数信息，与《总目》所载相同，虽不敢确定一定录自《总目》，但结合以上所论，可以推测亦当是从《总目》一书而来。可见《四库全书总目》除了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指导初学的功用，还有作为购书参考的价值，这个《待购书目》中很多条目出自《总目》即是例证。

《待购书目》中其他的《四库总目》中没有的条目，自然是通过其他途径获知其书的。在有些条目对应的天头位置，有“不在卖例”四字的眉批，不知此眉批是何意。推测也许是有书贾们送来各自店铺的书籍目录，以供挑选，其中有些书虽然记入书贾的经营总目中，但却是不出售的。而且《待购书目》中有很多类书、制义类的书籍，如《干支集锦》《人寿金鉴》《新律赋状元集》《同馆诗赋题解》等，不仅如此，《待购书目》中还出现了很多书名前带有版本特征的条目，如：

杭连袖珍五经揭要 杭连袖珍四书体注  
杭连袖珍四书捷讲 杭连袖珍四书合解  
杭连初印鲍聊斋志异 杭连初印活字板红楼梦  
杭连原板通鉴览要 杭连铜板西游记

①永瑤：《四库全书总目》，第528页。

②永瑤：《四库全书总目》，第1181页。

③永瑤：《四库全书总目》，第1178页。

④永瑤：《四库全书总目》，第1160页。

.....

杭连是印书用的一种连史纸,算是一种比较好的纸张;寸板应该就是巾箱本之义,也即袖珍本。《文选集评》一书,金坛于光华辑纂,光华字惺介,号晴川。《文选集评》一书在清中后叶极为流行,是清代《文选》版刻的四大热点之一<sup>①</sup>。《文选集评》的巾箱刻本,知其年月者有鸳湖芝晖阁乾隆四十六年重刻启秀堂本,其不知年月者有经纶堂重刻启秀堂本、天禄阁重刻启秀堂本、崇儒书屋重刻启秀堂本等。这些巾箱本的校勘质量都不太高<sup>②</sup>。《文选集评》最好的刻本乃启秀堂本,阮元对《文选》一书是极为重视的,如要购求应该不会直接求其次。而且从上面条目中看,有不少“袖珍”类的书。从制义类、类书类、袖珍类等书籍这几点上看,很契合一般趋时书贾经营的范畴,推测这些条目应该出自书贾的经营目录。

#### (四)阮元对女性文学的关注

《待购书目》本身杂乱,颇似信手为之,但其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有不少的女性著作或者辑录女性诗文的著作。除了前文提到过的《女词综》,还有《待刊书目》中提到的“刘繁荣(阮常生妻)、方曜(车持谦元配)、袁青(车继室)、高簪(朱绶室)、朱芳(管同妻)、陆韵梅(潘曾莹室)、金婉(戈载室)、严采(朱绶聘室)、汪纫兰(潘曾绶室)”以及《正始三集》等皆属此类。而在《待购书目》中,则集中罗列了不少女性著作和士人编纂的女性总集,兹移录如下:

沈用济室朱柔则《嗣音轩诗钞》

孙原湘室席佩兰《长真阁稿》

曹一士室陆凤池《梯山[仙]阁餘课》

鲍海门室陈逸仙《课选楼合稿》

罗两峰室方婉仪《白莲半格集》《学陆集》

铁冶亭室宁古塔氏莹川《如亭诗草》

任兆麟室张滋兰《潮生阁集》《林□吟课》

陈小云汪端《自然好学斋诗》

吴园茨室黄之柔《玉琴斋集》

黄海澄公室苏世璋《瑞圃诗钞》

梁上国室许馥荃《琴音轩稿》

郝兰皋室王照圆《婉侗诗草》

<sup>①</sup>范志新:《文选版本撷英》,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4页。

<sup>②</sup>范志新:《文选版本撷英》,第270-279页。

车秋舫室方曜《红蚕阁稿》

吴兰雪室刘淑《蕙风阁诗钞》

管同室朱芳《浣芳轩钞》

陈其年《妇人集》

汪心农《撷芳集》

蒋泾西《名媛绣针》

许山癯《雕华集》

江昱室陈佩《闺房集》

姚文燕室张似谊《保艾阁诗钞》

祝祥麟室朱镇《澹如轩吟草》(祝是况误,应改。况,临桂人)

查为仁室金至元《芸香阁剩稿》

清代女性诗歌的创作极盛,而嘉道时期又是闺秀诗集编纂的一个高峰时期,如王西樵《然脂集》、陈其年《妇人集》、胡抱一《名媛诗钞》、汪心农《撷芳全集》等,尤其恽珠所编《正始集》影响极大,它是第一部由女性编纂的闺秀诗歌总集,具有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今人所编《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胡文楷编,张宏生增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一书,著录汉代至近代共四千餘位女性著作,编为二十一卷,其中绝大部分是清人著作,占十五卷之篇幅,足见清代女性诗歌蔚然之一斑。以上数条,在《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中基本都有著录,唯张滋兰《林口吟课》一书不见于此书,可补其未备。

阮元虽然不像郭麐那样常与女诗人有诗词唱和,但他对女性诗歌的重视也在在可见。在其编纂的《淮海英灵集》中,收录了四十六位女性的诗文;《两浙輶轩录》及《补遗》中,亦辑录了二百七十一位女性共五百三十六首诗,并且对她们的生平与创作作了详尽的介绍。上录数条之中,方婉仪和黄之柔皆有诗载入《淮海英灵集》,朱柔则有诗载入《两浙輶轩录》。而且早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阮元就曾给王初桐之妾李湘芝《柳絮集》作序<sup>①</sup>。阮元的继室孔璐华、妾刘文如、侧室唐庆云以及儿媳刘繁荣等都是女诗人,孔璐华撰有《唐宋旧经楼诗稿》六卷,刘繁荣撰有《青藜馆诗集》,唐庆云撰有《女萝亭诗稿》六卷,刘文如虽无诗集,然有诗作存世。另外,嘉庆十一年(1806),阮元携夫人过访王豫,居于曲江亭。诸位女诗人在曲江亭有唱和活动,阮元可谓亲身经历。王琮《曲江亭唱和集·自序》云:“丙寅春,大中丞阮云台先生来访,家兄柳村子爱种竹轩林木幽邃,建曲江亭于轩西,为道夏著书之地。夫人孔经楼贤而才,不鄙弃琮,遂携张净因、刘书之、唐古霞、家凝

<sup>①</sup>高春花:《清代山东地区女诗人著作知见录——〈历代妇女著作考〉订补》,《湖北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第127页。

香诸子与琼互相赓和以为乐,而江瑶峰、鲍菡香二子亦先后寄诗订交,暨侄女辈共得十有一人,洵为一时闺阁盛事……去年冬天净因忽为古人,今年春三月,经楼、书之、古霞随中丞入浙,而琼索居江村,睹溪边飞絮,柳外流莺,辄悼旧怀人不能已已。爰捡唱和之什,付之梓氏,以志予怀。”<sup>①</sup>

可见阮元作为传统士人,对当时的女性诗人及其著作多有关关注,并且亲身参与抬高女性诗人的身价。到晚年之时,在《待购书目》中记录女性诗人著作,欲四下购求,则亦是情理之中,顺理成章。

## 五、小结

傅斯年图书馆藏《文选楼丛书未刻稿本》十六册,乃阮元家旧藏稿本。其后遭遇兵燹,散佚流出,极有可能曾入况周颐之手。嗣后辗转被耶稣会中华省获得,并最终入藏傅斯年图书馆。

虽然《待刊书目》《待购书目》及选录前人著作等各部分是独立的,但《待刊书目》中没有今存《文选楼丛书》中所收之书,则它应出现在道光二十二年今存《文选楼丛书》编纂汇印之后。而据前所论,《待购书目》至少出现在道光二十四年之后,可见是阮元晚年之物。

从其中的《待刊书目》,我们可以看到《文选楼丛书》原先是有一个庞大的刊刻计划的,只因后来遭遇变故而中辍,通过其中书目还可窥见阮元的独特文学史眼光及同现今文学史体系不同的诸多观念,以及晚年他对于桐城派古文看法的转变,即心中彻底泯灭了骈散之争的念头。而两册《待购书目》似乎不是同一时期所写,其成册当在道光二十四年之后,其中颇有从《四库全书总目》中转载者,可以看到《四库全书总目》除了有目录学中“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指导读书的作用之外,在指导购书方面亦有不小功用(亦有从书贾经营目录中来者)。而且阮元罗列了不少女性著作和士人编纂的女性总集,这除了与当时女性文学繁荣的背景有关之外,与阮元自己对女性作家及女性著作的重视更有关系。总而言之,《文选楼丛书未刻稿本》是阮元晚年学术动态的留存,其中删改校对,皆是阮元亲笔。其中涉及书籍的收藏、流通、编纂,以及目录版本、女性文学、清人治学特点等各方面,对阮元的相关研究乃至清代学术研究,皆具有较大的文献价值与学术价值。

【作者简介】张鑫龙,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清代学术史。

---

①王琼:《曲江亭唱和集》卷首,转引自宋清秀:《清代江南女性文学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20页。